

五月底的星期日下午，我到機場附近的酒店探訪專業人士 K 女士。K 聲音微弱地表示：「我用自然療法和打坐治療乳癌，四年前香港醫生預計我有半年的壽命……」乳癌早已擴散她的全身，導致肺積水、行動和吞嚥困難。K 表明無信仰，但相信輪迴，認為自己已經死過很多次。從轉介的姊妹得知，K 覺得基督徒朋友十分麻煩。臨別前我誠意要求為她按摩雙腳，她感到很舒服和被愛。我進一步要求為她祈禱，她也接受了。翌日她傳來短訊，她微弱的聲音無法回覆 GP。地鐵內的網絡不穩定，我唯有不斷祈禱，求耶穌為 K 做最好安排。終於接通 GP：確認 2pm 病人會到。覆診時 K 能夠完全表達自己的情況，我無需翻譯。隨後，她邀請前往中餐館。K 慢慢咀嚼以防窒息，我學習慢吃，善用她無法說話的時刻，儘量分享自己的見證。她用了一個半小時，吃了六分一碟的牛腩飯，又帶走六分一。翌日，我內心很倦，不外出探病了，向神祈禱：「耶穌已經給 K 多四年壽命、眾多恩典和基督徒朋友，卻如此心硬和自信！若非聖靈感動，她是不會承認耶穌為救主的。」衷心請各位為 K 的得救祈禱。

星期五我的行程不確定，樹先生來電表示內分泌醫生提早叫他進入房內開始覆診。我急忙從廁所出來，到前台打聽終於得知房間號碼。我入房後，醫生認得我是慣常為病人翻譯的朋友，便停止了電話翻譯。隨後，我前往下一個午飯預約。烈日下，我在路上突然想起：「何為沒有提出為樹先生祈禱？他多數不反對的。」錯失了讓他經歷耶穌同在的機會，可惜之餘我只能祈禱認罪。午飯時，L 姊妹介紹吞嚥困難的 M 婆婆，像難民般消瘦黑沉，她經常推動手上的佛珠，喃喃地唸誦。L 細聲說：「M 末期癌症無得醫，兒女叫她出國享受一下！」我只能在心中為 M 的得救祈禱。回到家，我既氣餒又對自己失望。小兒子煮晚飯，用了不知明的辣，原來是加勒比海麻辣，筷子上的麻辣也持久不退。我飲下昨天剩餘的凍糖水，吃了樹先生早上送贈的蛋糕，我口腔和牙肉的麻辣才逐漸緩解。我重新有精神用電腦，衷心感謝耶穌早有預備，再次被提醒，在大使命中耶穌無應許事奉必然有果效，但應許「我就常與你們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沒了。」

近日靈修看士師記感到很扎心，加上中外新聞和癌友們對福音的冷漠，我的內外世界類似士師記的混亂。想起士師時代還有拿俄米和路得，我有心力繼續服侍癌友。邀請各位在祈禱與癌友們同行：

- 1) 2月提及的 80 歲 Y 弟兄，輪候了大半年終於入住北倫敦的護理院。Y 大讚房間整潔、護理員友善、地方寬敞。還刻意請護理員幫他換上出外的西褲，帶我遊覽四圍環境。在客廳，職業治療師帶領院友做打氣球運動。他記得自己曾說：「安頓住所後便受洗。」請祈禱求耶穌成就他的心願。
- 2) 梨姨發現銀行戶口被提取了近千鎊，投訴無門導致心絞痛。我陪伴她到銀行、警察局求助，多次一起祈禱，求耶穌帶領尋回失物，正如失銀比喻中的婦人。祈禱後，她的內心安定，但仍然覺得父母信佛難以改變信仰。
- 3) 瘦姊妹的卵巢癌再擴散，等候放療。家人願意為她做任何事，買更貴的食物，但不肯信主，她很難過。
- 4) 六月底，我獲邀前往伯明翰的酒店，向受訓的醫護講述自己的故事。去年，我獲邀向升職前的醫護講述自己的故事。可見聆聽病人的故事已成為醫護不可或缺的訓練。求神賜給我也有聆聽的心，聆聽神的心意和病人的需要。
- 5) 英國熱浪，Kew Garden 取消了開放週的活動。地鐵延誤，我錯過了笑姊妹的翻譯。求耶穌顧念她的臨終需要，家人懂得為她向舒緩護士求助。
- 6) 未信主的癌友：樹先生(腎上腺)、滌女士(肺和乳)、宏女士(肺)、角女士(胃)、谷女士(血)、喜太太(子宮頸癌，女兒患憂鬱症 20 年)、滿先生(前列腺)、旋先生(小腸癌)、銀女士(大腸)、賭女士(淋巴和乳)、農女士(甲狀腺)、甜女士(乳)、J 媽媽(肺)。



喜樂組：25 位出席者包糉 70 多隻、做運動和聆聽福音信息。



西南同行組：十位出席聚餐/相交/祈禱